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陈义杰整理



中华书局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-96

翁同龢日记

第六册

陈义杰整理

(1827)

20389W

中华书局

目 录

光绪二十三年丁酉(1897年)	2671
光绪二十四年戊戌(1898年)	3085
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1899年)	3187
光绪二十六年庚子(1900年)	3249
光绪二十七年辛丑(1901年)	3313
光绪二十八年壬寅(1902年)	3369
光绪二十九年癸卯(1903年)	3429
光绪三十年甲辰(1904年)	3499
军机处日记	3527
(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至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)	
光绪九年癸未(1883年)	3529
光绪十年甲申(1884年)	3659

器着表直。官邸早部定玉對靈，誠西謝習土，日今更以旦辰，文刻
 習又齊入，奏龍，出風劍。官恩斯春
 不且風冒，帝迎來向，奏游，靈坐風大，制（日）月（）日三時
 符圖聯二，**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（1897年）**

時日，昨圖章許筆流，草代工兩奏署。不談一，法即門人前，并
 取除**丁酉年元日（1897年2月2日）**晴，星斗灿然，气象清穆。丑
 初三刻起，焚香告天于影堂。行礼毕趋朝，惟陶模一报。起已下，正上
 诣奉先殿之后，堂子行礼之前也。皇太后赐八宝荷包一，红色。恭邸
 领銜具摺谢。寅正三刻召见于乾清宫，贺新年喜，一跪三叩。上宣诸
 臣近前，依次手赐八宝荷包一，内侍奉福字一方面授之，一跪三叩
 起，上垫奏对数语出。至懋勤殿跪进春帖子，南斋诸君皆在。俗曰
 跪春，恭、礼二邸进坤宁宫磕头，卯初三刻。退至直房吃煮饽饽，更朝衣。辰初
 二刻诣长信门外，又一刻多，上率诸臣行庆礼，退诣前殿。辰正三
 刻多风起，甚寒。又一刻行礼。不宜表，不作乐。退至方略馆易补褂，
 诣寿皇殿，在孔雀房坐。巳正三刻上至，恭邸、礼邸、谏贝子、澍贝
 勒及余与刚、钱两君站班，戈什爱班宣名至舆前。上手授荷包一，
 红色。一跪三叩起，即于门外行三跪九叩礼，站回班乃散。诣贤良
 祠先公神位前上香，八叩。又在正中行礼二跪六叩，吃蒸食。遇景东
 甫父子。拜客，由北城历西城，未正归舍。

初二日（2月3日）（戊正立春。）晴，大风，极寒。早入，无外
 摺，卯正见起，貂褂。数语退，即换补褂。坤宁宫吃肉，有蒙古王公，
 无外廷一品，凡…十…人，余在第四排之第五，与溥僎连名。李鸿藻
 名在余前，因请假，余仍居汉人之首。入座一跪，进奶茶一叩，无糕酒，此为
 祭新月神，二月、十月则为祭大神，恭邸云宫中旧语如此，即散。
 方略馆少坐，出城拜年，晤李兰孙，余则同乡亲戚及六部同僚。午
 正归，寒不可支。小憩，晚饭后又拜客，至东四牌楼以北。自大小

除夕、元旦以及今日，上皆诣西苑，或戌正或稍早还宫。直隶普锡春祺恩旨。晚风止，犹寒，入夜又作。

初三日（2月4日）晴，大风尘霾，祁寒，向来所希，冒风几不能支，直房炉未燃。卯正二见起，卯初上诣寿皇殿行礼，二邸随行礼，甫入门即叫起，一刻下。总署奏两江开埠，派李鸿章画押，已初退。至方略馆，未憩。访李傅相，谈数语归。未初赴总署，宴纳乐即日来画押，挈戈颂、甘伯乐、柏良材来，余先告傅相或商缓画，或以施照会与看，令其帮我，如余言行皆不允，独于施牵连两鸟事肯为我辨，并言尽力办去，似非合谋者。申初二画毕，例留饮，余先归，而施已遣微希业等二人来署矣，不知云何。庆邸晨一晤，不到署，到者李公外，张、吴及余耳。焚轮怒号，天象可畏。晚祀神。

初四日（2月5日）仍风，剧寒。入稍迟，卯初见起，一刻退。恩旨三道，皆恭邸孙辈及颡附也。山东普锡春祺恩旨。是日上吃小肉后即诣西苑问安，侍晚膳乃归。明日亦如是。内监赴西苑述旨，辰正传散，径归。午初至户部团拜，所谓开手办事也。未正归，风未止。张樵野生日，往祝未入。送席一桌（四两）、酒一坛（二两）。

初五日（2月6日）风止，晴，稍暖，有开冻处。事下早，无摺报，亦无内摺、电报。卯初见起，甫退驾即出，余等散，恭邸将往西苑陈谢。方略馆小憩，饭。李合肥生日，往祝未入。如意八合。拜北城、东城客，慰仲华伯母之丧，谈二刻，归己未正。晚饭后又补东边一角归。是日恭邸侍宴，戌正始散，鱼龙曼衍，火树银花，兼投琼博簋也。

初六日（2月7日）晴，暖，无风。斋戒。卯正见起，一刻退，无述旨即散。归访李相，遇诸涂，午李相来谈。未初到署，申初施阿兰偕微希业、柏良材来，意谓必汹汹，却阴柔，先责庆邸不到，云有训条，非见王不说。余诘以去年正月初七问答，是龙州与西江相

抵。伊无词，意欲赖却。其馀驳难数千言。最后以寡使照会给看，伊摘中国认错即是违约，无理取闹一场而去，日暮矣。

初七日(2月8日) 晴朗，晓寒。天明见起，摺少，无述旨，即散。方略馆憩。鼓勇拜西城客粗遍，吊长石农内艰，赙以百金，悬一幛。入署少坐。归，定盛京卿银行拨款一百万奏稿。晚樵野来。午后风，夜止。风未至而先寒，寒虽凝而冰释，皆气之动也。小侯曾君和来晤。

初八日(2月9日) 晴，午后风，仍寒。入较早，外摺皆批。卯初二刻上阅祝版回，见起不及一刻，无述旨，遂散。方略馆小憩。是日会典馆开馆，照例拈香九叩。至大堂与刚公谈，提调延君到，馀一两人而已。出访李合肥，纵谈时事，不觉流涕。遂赴总署，是日各国使者来贺年，凡卅余人，啁啾满堂，二邸及本署官皆在，各部不过十余人，未初来，三刻去。次赫德来，樊教师来，同坐，申正散。施晤庆邸，略提会晤，未定期。俄使昨访李相，祖法使强争，尚欲赴署饶舌。连日弢携厂中字画碑帖，多未见者。

宋拓《梦英夫子庙碑》，覃溪赠叶云谷。旧拓《陀罗尼经》，林文忠跋。旧拓《瘞鹤铭》，黄小松跋。麓台长卷。宋拓晋唐小楷覃溪细字题，冷亭物。

初九日(2月10日) 晴，寒，辰刻大风，晚止。兰孙销假，步履如旧。事不多，述旨二道，辰初散。径归，不能睡，起闲翻书帖。是日邀乡人饮，午正坐，二桌。恽松云到京来谒，余晤之，令鹿卿及弢甫等陪之，松云谈至晚，余又不能陪，鹿侄出见。余答三姓副都统庆祺，云峰，行二。谈黑龙江事，极言漠河分利不均，指周冕。三姓兵队乌合；又言增祺办开荒不应来见，语近峭直，其人颇粗。富将军明阿之孙，神机营出身，久在漠河，其叔寿山曾力战受伤，永山阵亡。

唐蔚之、叶菊裳、潘京士、耿伯齐、赵季迪、张诗翁外孙。张淇如、温栋甫、李玉舟、庞劬庵、杨莘伯、卢经伯、李君壬、戴菽夫、未到。邵

季英。未到。

初十日(2月11日)晴和,午后有风,晚止。卯初二刻上阅祝版,已正指南郊斋宫。卯正见起,内外摺均无。是日皇后千秋,今年三旬正庆,群臣照旧蟒袍补褂一日,内务府大臣应内右门行礼,今年改于十二日德昌门外。天明散。到馆小憩。出城拜恽松云,未见。易车过厂肆,一无所见,而索价数倍曩时。午初归,未入庙也。高廉道雷其达颦生忽致重馈,却之,即作覆信交蔚长厚。苏子熙提督元春亦重馈,并各土物,亦却之。委员刘培椿号壹伯,拔贡,四川知县。来见,极明了,然近滑。得西江信,平安。

十一日(2月12日)晴和,无风,天气晴朗。寅正上祈谷行礼,卯正一刻已回西苑矣。即诣寝门道大喜,旧例如此,龙袍褂。回瀛台传膳,待六刻始见。见一刻,无事,仅叩阍一呈。是日值孝全成皇后忌辰,上仍素服,未回宫。余等亦素服。已正退,径归。午入署,归写字,并复苏提督函。见苏斋丙申、甲午、乙未诗艸四册,极佳。

十二日(2月13日)晴和如昨。外摺有三处密考,分手写之,颇忙。卯正见起,无述件,辰初三散。是日内府诸臣及中官皆花衣补褂。径归,看字画。午正赴总署,到者庆邸、李相、张、吴与余而五。未初施鬼来,所要求者百色铁路也,三省开矿也。邸应首,三条照约再商,次条驳。又言俄将来诘,力斥之。又言琼州及粤东海岸不可许他国屯煤,答以无此事。晓晓终未已,推报外部而去,申正矣,遂归。

德瑾琳求见,却之。高丽织造主事全中基乞援,辞未见。

昨马啮圈人耳,去其半,可怕也。中夜梦魇,即起坐,忽忆三十年前断指事,感喟不已,盖予兄远戍将行,私窃忧叹,迫而出此。

十三日(2月14日)(花衣。)沉阴础润,暖。兰孙未入。外摺无多,有清字旨一,辰初三散,归小憩。午入署。余东院书室颇

冷，移榻于南向屋内，始觉安适。
 十四日(2月15日)晴，有云气，大风，稍寒。起特早，照常入。是日成庙忌辰，上诣奉先、寿皇两殿行礼，卯正二刻出，辰正二刻回，两邸从。二起，仅二放缺。见起一刻，巳初三刻散，径归。写字看书，一味懒散。今日突到署。

十五日(2月16日)晴和无风。入时早四刻，写密考甚忙。寅正见起，退即递述件。带章京二人至池北直房，填放缺人名。是日寅正二刻上诣大高殿、寿皇殿供元宵，还宫有礼节。卯正御保和殿宴蒙古王公，天未明即散。保和殿筵宴，文一品皆入座，军机则向不去。归小憩，起挈斌同游厂肆，不入庙，过数铺，趁早无人也，饮市中，午归倦极，乘车则腰脚不适。夜于祠堂上供，吾俗所谓收真容之祭。

十六日(2月17日)晴，暖。晨入月色皎洁，无外摺，有二报，亦无甚要事。卯正二刻见起，起下即散。归未得息，而客已来。是日邀恽松云饮，杨菝芳、庞劬庵陪，恽已初到，杨则未正矣，申正散。看画，甚乐。早间祠堂叩头，敬收真容，斌孙率子弟将事。

十七日(2月18日)晴和如昨。外摺无事，起下即散，无述旨，到家辰正。小憩。答邓小赤函。入署，遇麟、张二公。归与侄辈闲坐。

十八日(2月19日)晴，益暖。外摺少，湖南绸缎。见起数语，辰正三散。归倦卧，未办一事。甘肃道员袁鸿祐来见，其人近滑，樵菝，行三，安徽人，年五十七。少随袁帅，后从刘毅斋出关五年，前年随董福祥来京，今保引见。李相以许竹笈信示我，大略言若派使须先与商。又闻德欲索海口。

十九日(2月20日)晴暖犹昨。外摺多，闽浙密考，明发二，廷寄三。见起二刻，巳初始散。归小憩。入署，桂生开印。又至总署会俄

使巴伯罗福，申初来，酉初散。一高丽伐木出鸭绿江免税，力驳之；一喀什噶尔边界官刘竹铭贩私事；一止印度人货恐传瘟疫事；一黑龙江买粮事，最后略及法事，又故为关切，言许法便宜则英必照请。是日未初上御紫光阁宴蒙古王公，王公请回安。送王弼臣世兄。谦良，廿两。己酉年侄，善学南园字。同文馆开馆，请洋教习三桌，余与樵野周旋，总办等陪。未陪坐。律师吴某来见。在东厅。

二十日（2月21日）（染貂帽，白风毛。）晴，暖。外摺五处，报二。明发二。见起一刻余，辰正三刻散。归无事。饭后访颂阁，遇诸涂，即归。晚访芝庵，戌初归。

廿一日（2月22日）晴，暖，午后更暖。外摺无事，电一，交户议。无述件，见起不及一刻，退即散，归小憩。饭后入署。送张筱传绍华廉访，未晤，归后恠松云在座，晚饭后与深谈抵暮。是日施使到署，庆邸晤之，不知何等说法。松云赠暖叟篆。

廿二日（2月23日）阴，午后露日，晚晴。外摺一夹，无事，六起（恠祖翼等）。无述旨，见起一刻即散。散后偕子密诣恭邸处贺其嗣孙溥伟入府，面递如意。敬子斋亦来。敬子如意外，另送物。少坐行，拜数客归。晚访颂阁，在彼饭，畅谈至暮。（有法国人桑尼宜以洋字寄余书，请曾君和译之，乃彼国国债票经纪也。大意请以中国银钱市面及政府所欲举办事密告之，并许每年赠贿英金六百磅云云。奇哉奇哉！）

廿三日（2月24日）晴，辰巳间大风起，扬沙蔽天。外摺略多，明发一，廷寄一。见起一刻，巳初散归。午后入署，遇麟、溥两公。归，倦甚，牙疼头闷，似受风寒。

廿四日（2月25日）晴，早晨风，旋止，冰将泮矣，犹坐冰床。外摺少，见起闲话，无述旨，即散。历届京察大学士等题本皆廿四日奉旨，此次吏部来文亦称廿一送阁，廿三进呈，而未奉纶音。归

憩片刻，赴总署。未正二刻德使海靖来，称欲为中国借款，而未提海口事，但云有话再说。其于中国不能自强颇致诮讽，申正去。恽松云来辞，数语行，明日发。

廿五日(2月26日) 晴，午后风。外摺无事，缺本一。见起时，上未语及题本，邸始详奏，命查询内奏事及批本处，起下传批本倭兴额，问之则昨已发下照签批清文知道了，单留览矣，尚未送阁，因取回，尚书侍郎一本，督抚一本。缮奏片并二本呈览。是日奉旨：恭亲王优叙，礼亲王、李鸿藻、翁同龢、刚毅、钱应溥议叙，李鸿章议叙，王文韶免降三级留处分，刘坤一议叙，徐均照旧供职。承旨即免冠碰头谢，明日军机具联衔摺。恭邸领衔，清文。余行走班次在李公前，今日力言于上，谓班次不敢辞，宪纲不可紊，故李在前。退至方略馆已初三刻矣，未得憩，即诣传心殿。是日各国使臣觐见于文华殿贺新年，凡十一国，美、法、英、德、和、比、俄、义、日本、日、奥。公使十一人，田贝、施阿兰、赛纳乐、海靖、克罗伯、费葛，以下皆署使：巴布罗福、威达雷、内田康哉、瑟理威、罗士恒。照前所排国名次序。参随翻译等四十七人。美五、法八、英六、德五、和二、比三、俄六、日本十一、日一、奥无、义无。内有律师吴德斯、医士廓尔萨阔福不应见而见。午初上御殿，觐见如礼。敬带班，张押后。退时施阿兰及随员数人由文华门之中门出，徐皆从左门，二刻毕。余再到方略馆饭，至户部，申初归。是日俗语天仓日。此数日有交户部速议二件，今日皆上。其一湖北截漕办工賑。

廿六日(2月27日) 晴，暖。无外摺。华辉封奏请勿加赋，龚电言英国主在位六十年。昨日德使海靖忽以敬大臣掣伊衣袖令其由东门出，朝觐之际不应如此，须敬大臣亲到伊馆讲论此理，否则不能赴宴云云。当经署中发信予海辨明此事，并邀田贝出为解围。今日见起，恭邸面陈此事，而称翁某不肯带班，致有此失。余力与争，言臣即带班，亦须拦阻，敬某无过，且臣实不愿带彼族人见，语甚长。

二刻许退。递事下已正矣。是日京堂引见，均照旧供职。归睡四刻。午正到署，筵宴各国使臣及参随等，惟德国海使以下皆不到，早间已致函再邀，临时复以敬君函三速，仍不来，各使臣立待六刻，催入座。比得彼回信，未正二刻始坐，玻璃篷北向坐，王居中，客以左为上，次第签于席，参随或对坐，或两旁坐，约五十余人。一时许毕，席间亦甚欢畅。彼此皆起立致颂词，尚如礼，施使临行时举杯称谢。散后，余与敬、张商量，仍令田贝出头了此事。田贝因病先去，尚有一人未坐即去，似日本人。晚归。

廿七日（2月28日）晴，旋阴，晚欲雪，颇寒。三明发，一廷寄。见起二刻。是日冰床已收，始乘马。兰翁未入，后日请假。已初二刻散。归后睡三刻，饭后入署。张殿撰建勋来，以刘康侯二百面还之，刘伊戚也。访晤肥公。发芜湖袁电。

廿八日（3月1日）风未止，寒。无外摺，封奏二，明三暗一。步军衙门奏醇府护卫太监等掳人勒索案，见起时邸各陈之，二刻退，已正始散。方略馆酣睡。起访崇寿之、敬子斋、张樵野，皆晤。至总署，无一堂，坐六刻归。余坐马于西苑门被窃，苏拉来告，余曰常事耳。步行至德昌门，复来告马已得，鞍失矣，盖围人之过也，鞍辔直五十馀两。子密因病未入。

廿九日（3月2日）阴，飞雪点，薄暮露日光。外摺少，无电。见起不及刻，退即散，到家已初。门下门生俞省三斌甲午分校房首，江西即用，解餉来。来见，其人聪敏而流动，将来当成能吏。入署，遇麟公，晚归。是日窵到署，又敬与张同诣德馆，余不欲往也。写西江信。

二月朔（3月3日）（仍白风毛袷。）晴。入时较寻常早三刻，寅正三见起，总署请派英国专使，贺其君在位六十年，礼物单一件。退后仍到直房。卯初二刻上还宫。是日拈香行礼处甚多，率官眷于坤宁宫祭神。天未明传王公大臣等吃肉凡卅九人，共七列，余在第四列第四，卯

正三退，径归酣睡。怀肉烹之，命合家大小同饭。倦甚，未事事。晚饭后访樵野及黄公度遵宪，均未晤。得吴桥陆凤煊书，云陆纯甫松孙在县丞任，于正月十一日病故。(恭王赏肉，额、张两公赏糕。)

初二日(3月4日)晴，暖。仍早入，无事，兵部奏闽浙、两广查阅营伍，明发。卯初见起，一刻退。退时上还宫吃小肉，余等候递事下散，才卯正一。再憩仍倦。午入署，癸巳门人刘凤楼，号子鹤，行二，天津人，上有重闱。江西县令，解饷来谒，其人稍俗。其父举人。之善以家录旧志铭呈阅。得芜湖复电，不愿充使。

初三日(3月5日)(惊蛰)阴，晚晴暖。外摺多。电一，旨一。是日起京察一等人员引见，计四日乃毕。一日一摺单，留上。派专使诣英国贺其君在位六十年，以张荫桓充是役。已初二散。偕子密访樵野，略坐即归。惊蛰节，体中发倦。廖仲山来谈，晚黄公度遵宪来长谈。其言以加洋税为主，实能指其所以然。得谭文卿、任筱沅两同年函。

初四日(3月6日)晴，晨峭冷，晚乍暖。外摺少，以黔抚缺单上请懿旨，无述件，辰正散归。午后赴总署，与庆、敬、李晤施使，所索仍三端：一百色路；一滇、广矿；一云南开道。上二件照前约，稍有时日，允之，后一件力持，反复晓譬。未初来，申初一去。又接见德翻译葛尔士，谈借款，云洋税只抵得五千万，问余指何项，以空语敷衍之，李相所招徕也。答任筱沅书。夜分右牙大疼，延及头目，辗转不寐，殊苦。

初五日(3月7日)晴，暮阴。无外摺。黔抚王毓藻，川藩裕长。兰孙销假。见起一刻馀，已正散。电一，各国公使大臣。是日发下颁英君贺物十六件，一分东朝致贺，另有御笔字画各一，共十件；一分上赐，添二件，亦十件。命恭、庆二邸诣德昌门看，余等未往也。访樵野，告以毋庸添购别物，而彼与合肥已购廿馀件，皆巨价也。牙疼归，不能入署，偃卧

数刻。邀麟公、敬君、陈桂生、廖仲山、溥玉岑饮，甚畅，未正二坐，酉正散。那琴轩来谈借洋债事。借得祁文端藏覃溪翁《大观》残本。

初六日（3月8日） 微阴。早二刻入。外摺无事，明发一，寄一。先见起，复引见军机，复见一刻退。京察一等引见毕，圈单下，仍固封，明日发。递事于见起后一刻，事下传散，驾始出，是日回宫斋戒也。径归，遍体酸楚，稍憩。午入署，申初归。尹佩之编修来铭饯，以复文卿函并李东阳字卷交寄。尹乃文卿孙婿也。此人有才气。言文卿第三子，年十九，才学并好，其次孙得拔贡矣。《大观帖》十一叶，苏斋题识，前后四旁皆满，曩于祁文端斋中得一睹，今其曾孙号景沂师曾者质钱于樵野，又云闾成叔。因借观之。荣仲华来谢，晤谈。

初七日（3月9日） 微阴。外摺无事，杨宗濂放河东道，京察一等圈出，谕旨。乾清宫见起一刻，已初散归，倦卧数刻。摩挲《大观》，废时失事，当自箴矣。裕寿泉方伯来见长。晚吊徐梅孙丞熾之丧，户部一等，病三日而殁，命真蹇矣。户部未圈出者三人，谢启华、金文同、恒廉也，计六部等共圈一百一人。

初八日（3月10日） 微阴。外无事，封奏，孙赋谦（开矿升科），彭述（湖南浮折），张荫桓（带十员），一明，二寄。已初多散归。看《大观帖》，发兴摹苏斋跋。午后赴户部，归仍摹帖。杨菽芳来见。蔡学渊来见，癸巳科场被革，捐银五万，开复举并官。面斥之，还其贖百金。张樵野来谈至暮。定廿四行。

初九日（3月11日） 阴，已刻飞雪花，旋止，晚晴。早一刻入。是日寅正二刻上诣社稷坛行礼，卯初二刻还瀛台用膳，引见老人班皆熙旧。见起一刻许，递事散，已初一刻也。内监云今日谕此后递事毋庸至仪鸾殿，次日仍照旧，盖传者之误。未知审的，亦未知何解也。归后摹帖，未见一客，未办一事，直是痴绝。右下齿一枚疼已

久，今忽落去，感喟不已。液池冰泮，尚无船。

初十日(3月12日) 阴，云阴斑驳，已刻飘雪花，旋日出，晚又阴，寒甚，景象凄慄也。照常入，无外摺，有一报。明一，寄一，电一(依)。有引见。见起一刻，已初散，仍递东朝也。归饭，入部治事。晚归，犹摹帖；傍晚樵野书来，谓前途取赎甚急，乃还之，意犹惘惘然，从此除一累矣。莫绳孙者，子偲之嗣子也，江南道员被劾，罢职四年矣，来见。号仲武，貌丰，五十四岁，曾随刘瑞芬为参赞，云溥玉岑欲荐之。得吴濠斋函，告其弟谊卿之丧，而尚思出山。

十一日(3月13日) 沉阴沍寒，丰狐之裘不能御。兰翁未入。明日同。外摺多，无要事，惟山东黄河凌汛决口二处，冲四县地。口门二处在历城、章邱交界。明发一。见起一刻余，已初多散，归憩。午正赴总署，施使又来，庆、李、敬、吴同晤，言国书宝星已到，礼物将来。次及前三端止两端可允，下一端则欲修铁道，一由蒙自，一由百色，交会于云南省城，坚不允。惟允从蒙自平道涂、红河治险滩，彼不允。我以电告庆常向外部言，推宕而已。未初来，申正二去。

十二日(3月14日) 阴寒。外摺多而无事。兰孙仍未入。见起一刻，无述旨，即散。归，酣睡。午初入署，敬君亦来，待樵野商量借债，未正二始来，樵以为须借一万万则我可省一千万之息，其如无抵项何。申正归。崇受之礼来晤，将于日内销假矣。见唐释法藏致新罗僧书一卷，疑是钩本。

十三日(3月15日) (洋灰鼠，今年白风毛时较长。)晴，已刻大风动地，暮止。兰孙入，未见起。事下较迟，入见一刻十分。是日内务府一等圈单下，引见二日。已正二始散。归不能睡，写篆。到总署，欲寻李相不值，遇敬君，申正归。写对，腰不济矣。见覃溪临《化度》。

十四日(3月16日) 阴，奇寒刺骨，池冰复有凝意。外摺无

事，见起一刻下，即散，已初到家。中途與夫踏，余腰本疼，复顿伤，幸尚轻。午初入署，与北档论借款，曰借款系国家事，还款乃户部事，吾与诸君力任其难矣。到总署，敬、张两君同辞议借款，遂以一万万之说告李相，嘱其向英、德两使议之。德先发，英亦向李相恳请也，若两国连难，则一国不能独有要挟，况前借有成规也。庆邸来，荣、吴皆集。未正日本内田康哉、郑永邦携其国书来，述其国书告哀，余等接之，其人便服，余等亦便服，无仪节也，闲谈其国新遣四使，一墨西哥，一檀香山，一暹罗，一巴西。又言新使矢野文雄乃革心党大畏之友也，三刻去。余又坐三刻归。未申间雪作，三刻许止，积一分，仍阴。

十五日（3月17日）晴。外摺多，无事。张百熙封奏。见起一刻多，无述旨。恭邸传旨戈什爱班，嗣后随至颐和园之戈什乾清门俱赏肉烫饭。退即散。上年有西宁保案，摺存南屋，寻未出，严飭两班查之。祠堂行礼，小憩，午初赴樵野之招，仲华、豫甫、颂阁及梁震东诚在坐。梁，广东人，保道员，从幼在洋习语言文字。申正归，见端午桥所藏宋元人书简册，谢希曾物。极佳。又米书挽词墨迹，廿年前尝摩挲者也。妾小恙，喉痛。

十六日（3月18日）阴寒悽恻，向晚尤甚。外摺不多，封奏三。（文博等、文琛、徐道焜。）见起二刻，退时已初。访合肥谈借款，略有头绪。归饭。午入署。广锡三姑丈来，其人老于世故，不甚贫，所言皆浅近琐琐姻娅事。

十七日（3月19日）晴，暖矣。外摺无事，一等记名单下，计九十三人，去十五名。见起二刻，已初散，径归。写对不惬意。愤愤终日，未见一客。见覃溪先生《李秀残本》摹本，即法源寺壁所嵌。后附碑图，颇有趣。

十八日（3月20日）（春分。）晴，早寒午暖。外摺略有事，内

摺多，總署封奏，明發六，內務府一等圈單下。見起一刻多，遞事遲，已正多始散，歸飯。入署，歸晚飯。赴總署，與李相商復施使照會，歸黑矣。蘭孫語謔而流涎，勸令先散，數日皆未入見也。聞川東被旱，斗米二兩餘金。大清數正。出書案前未，缺香紙，屏貞寶入堂中歸。

十九日(3月21日)(始坐船。)又陰，早間飛雪花，特寒，晚仍陰，恐傷麥。外摺無事，戶部帶引見八排，國子監二排。見起一刻，無述旨即散，略提總署事。歸未睡，飯後出城訪蘭孫，已愈，略坐即行。晤楊蓀芳，餘皆未見，歸飯。又赴總署看頒發英國賞件，玉器極華美，銅器皆新，磁良窳參雜。與李、張二公談。田以覲見禮爭中門，又欲東華門內降輿，已具稿駁，而昨日李相赴田約，議論繁多，李欲徇之，余不可，未定稿而散。

二十日(3月22日)沉陰沍寒，昨夜小雨。天將明密雪，晨積寸許，旋止，時而淅瀝，晚猶陰。蘭翁勉強入，乘舟見起，外摺多，皆請批矣。上面諭自度精神可，暫息數日。崇禮、許應驥均在總理衙門行走。明二，寄一。見起一刻多，已正始散。泥滑難行。歸後稍憩，擬加征土藥稅稿，邀那、宴、謝、陳宗炳，新到四君來商，倦甚。

廿一日(3月23日)(是日一等人員召見起，每日二員。)沉陰，忽雨忽雪，午刻大雪尤寒，到地輒化，晚甚凄其。五起，明二，寄一。宋御史言部駁台奏，引戶于捐事議罷，五堂畫稿，而張某獨梗，并引兵駁武科用火器，吏駁工部添官，皆以為持成見，而于戶尤訛切。明發只空言，未瑣叙也。蘭孫通融兩日不入，恭邸面奏請假十日。見起二刻，遞事散，將午初矣。冒雪歸。午入署，歸後散漫，不能看公事。榮仲華生日，送四菜四點。

廿二日(3月24日)自晨抵暮，大雪繽紛，融化及堆積者不下五六寸，入夜未已。外摺皆請批，運使缺單未遞。見起一刻餘，無述旨，辰正一散，路極難行。未初樵野來辭行。須臾敬子齋來，同吃點心，同詣赫德處談土藥加稅事，又洋稅抵借款事，土藥則令其思

陆路稽征之法，洋税则拟拨三百万入关税内，庶几可指此为借款作抵。伊云前一事容细思，后一事果如此办，可借一万万，但此番乃驻使主持，伊不越俎。坐十馀刻归。送樵野蜜糕四匣、点心四匣。福中堂入贤良祠，送香烛，未能亲往也。五嫂杨太夫人忌日，设奠。兰孙病又发，明日请假十日。

廿三日（3月25日）雪止，仍阴。礼邸看操未入。封奏一（王廷相），外折一（许振祜）。见起一刻十分，稍有论列，辰正二散，都虞司小坐。乘车贺恭邸娶孙妇，伟贝勒，号梧斋，又号绍源。值赏件至，坐六七刻。访徐小云，晤谈，送张樵野，晤谈，归未正矣。倦卧四刻，久不坐车，腰脚麻木，早睡。

廿四日（3月26日）昨夜雨，前半日不止，午后变雪，到地辄消，黄昏止，阴凝如此，天象可畏。丑正起，三刻登车，三刻到直房，寅正二见起，令章京带笔墨候德昌门，起下即递。直隶运使景星，云南曲靖府谢隽杭。卯正皇太后驾幸颐和园，王公大臣入内者蟒袍补褂，不送驾。上还宫。余等递事下即散。在成均朝房坐四刻。送樵野行，遇许筠庵，归已初一矣。倦卧。饭后入署，路极难。归后画钱粮稿数百件。在樵野处见王烟客画卷《归村图》，三尺许，《农庆堂读书图》，四尺，顺治〇〇画，吴梅村记，陆谨庭藏，张庚题诗，至宝也。王莲生以为伪，云图章不佳，可谓妄断。得小山函，平安。

廿五日（3月27日）（灰鼠一套，红獭冠，犴尖领。）微雨濛濛，晚有晴色，然终未开。礼邸看操未入，明发二，电旨一，道员单未递。予持摺奏事，一刻馀退，递事下，即传散，才辰正，到方略馆小憩归。本欲诣总署会晤施阿兰，而高阳面见仆辈，嘱我旦夕往见，因乘车诣之。路极难，颠簸不堪，见其神气甚顿，语窘而右手不能举，起立甚艰，痰阻喉下。余极言黄耆赋，补非宜，荐内阅朱文震诊脉。出又见其子符曾及其西席齐令辰论医药之谬。归后腰疼，不能再诣总署